

纳娃勒·赛阿达薇文学创作的女性主义研究——以小说《冰点女人》为例

谢娅琦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商务外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 文章以埃及作家赛阿达薇文学作品《冰点女人》为研究内容;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社会性别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解读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理解赛阿达薇发出的解放女性的呼吁,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二十世纪阿拉伯社会女性生活现状。

关键词: 赛阿达薇;女性主义;冰点女人

前言

埃及作家纳娃勒·赛阿达薇(Nawal ElSaadawi)(1931-2021)于1973年出版的小说《冰点女人》(Woman At Point Zero)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并为其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品之一。小说女主人公为了摆脱压迫,五次选择出逃;因为渴望被爱,三次陷入爱情。结局却以女主人的死刑告终。小说通过女主人的悲剧经历揭露了二十世纪埃及社会中男权制文化和宗教文化传统影响下阿拉伯女性境遇,赞扬了勇敢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性。

一、《冰点女人》的小说情节

赛阿达薇形容《冰点女人》的内容“徘徊在虚构与事实之间……想象仅占百分之二十,也许,只有百分之十”。这是因为赛阿达薇自1972年开始以医生身份从事女性神经病症研究,曾深入埃及卡纳迪尔女子监狱研究女性囚犯心理问题。当时,菲尔杜斯是一个即将被处死刑的女囚犯,多次拒绝赛阿达薇的探访,直到死刑前六小时,她才同意见面。因此,在这部小说中,除了简短的开头和结尾以女医生为叙述者,其他内容均为主人公菲尔杜斯的自白。

菲尔杜斯,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多次尝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却终究无法战胜悲剧命运。童年时期,她经历了农村的贫穷和父母的忽视,遭受过野蛮的割礼,似懂非懂地容忍甚至接受了叔叔的骚扰。父母双亡后,叔叔为了廉价的嫁妆,听信婶婶的劝说,为她包办婚姻,将她嫁与一位六十多岁的陌生男人。面对如此惨境,她选择逃跑,可这唯一的出路却被街头不怀好意的男人吓退。被迫结婚后,她常遭受丈夫暴力虐待,而她的叔叔婶婶却视若寻常。遍体鳞伤的她再次出逃。面临谋生,她不幸沦为妓女,却屡受欺辱愚弄。她第三次选择逃离,当她尝试正当工作并渴望

真正爱情的时候遭到男友背叛。她第四次逃离不幸,无奈但主动地选择妓女作为职业。最后不堪忍受皮条客的欺压和暴力,失手杀死皮条客入狱。甚至到了监狱里,她仍拒绝开口为自己辩证。因为她认为自己根本无罪,真正的罪犯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她以自由的姿态,毫无畏惧,淡然地等待死亡,这是她选择的第五次出逃。

二、《冰点女人》对男权制社会的批判

赛阿达薇作为一名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其作品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痕迹明显。激进女性主义将性别不平等视为一种制度,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一种统治形式,国家、家庭、身体和性都是统治工具。只有打破男权制的深层结构,彻底消灭男权制,才能实现性别平等。

小说《冰点女人》中描绘了菲尔杜斯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女性须服从于男性的男权制社会。总体而言,作者认为二十世纪埃及社会中妇女遭受的压迫是由男权等级制度造成。男权等级制度作为一种剥削体系、一种暴力工具得以延续并植根于社会。通过“双重道德标准、强奸、性虐待、心理不稳定、非婚生育和暴力”对妇女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埃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挫折和性剥削是社会隔离的结果。赛阿达薇的目的是理清埃及内部的政治、社会、经济性和性压迫之间的关系,从而解放埃及妇女。

芭芭拉·哈尔洛评论“菲尔杜斯的人生是一段埃及农村女性被国家保守传统所迫害、被笼罩在埃及社会的后殖民贪污所利用的历史”。赛阿达薇以菲尔杜斯之口暴露出男性试图掌控女性的多种伪善。她说:“我最讨厌那些给我建议,或者告诉我,想从迷途中挽救我的男人们……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优越……那是他们的骑士情节在作祟”。同时,她借用菲尔杜斯的话语,来批判

现实的男权社会统治阶层的腐败,例如“人固有一死,我宁愿为我自己犯下的罪行而死,也不要被你们犯下的罪行杀死”。这是赛阿达薇中对二十世纪埃及男权制社会的谴责。

小说所指的“冰点”是一个零欲望的空间。菲尔杜斯的“冰点”是缺乏权利和颠覆权势的统一结合。底层阶级的本性引导她反抗社会阶级化,揭露男权统治,包括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腐败,然后再返回到这个毫无希望的“冰点”。菲尔杜斯终究无法与男权阶层共存,注定了她会融化消失。

三、《冰点女人》对女性生存自由的追求

“菲尔杜斯”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天堂”,既贞烈又神秘。赛阿达薇运用象征主义手法赋予了这个不光彩妓女职业以尊贵的精神地位,暗示了她的肉身生活在地狱但精神生活在天堂。当赛阿达薇进入菲尔杜斯的牢房,她感觉哪怕菲尔杜斯被囚禁,她的语气也有着神祇般的威严。这象征男权制度即使控制了女性的身体但无法支配她的精神以及她的声音。菲尔杜斯的身体被监禁,但她的话语讲述了身体被多次侵犯的经历。她的声音真实、紧迫却有力度,实则是渴望不被禁声,渴望将自己从被边缘化的境况强行拉进权力体系。

小说反映出二十世纪埃及社会中女性的一个残忍境遇,即某些以妓女为职业的女性可能会在这种工作中获得相对自由。菲尔杜斯经历了女儿、妻子、妓女、职员的身份转换之后,最终回到妓女。作为女儿,被叔叔性骚扰;作为妻子,被丈夫殴打虐待;作为职员,赚不到足够的钱维持生活,还被欺骗了感情。在一次被比她强大的势力抛弃之后,她一次次进入妓女行业。而她坚持高价接客,拒绝肮脏的男人,并标明她的身体是“冷淡的、迟钝的、无情的”“身体的消极是一种反抗,不回应不接收,感觉不到疼痛或是欢愉,没有丝毫的感觉在我体内颤动”,用冷淡的身体反应拒绝某些性交易。这是她获得相对自由的方式。

正是因为菲尔杜斯展现出来的自由状态,引来了马尔祖格,一个与男权统治阶层交情甚好的皮条客。他妄想控制菲尔杜斯为自己赚钱,但她拒绝了:“身体是我自己所有……我不可能为你工作”“我不想被任何人奴役”。

马尔祖格:“有谁不是被别人奴役的?菲尔杜斯,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奴隶和主人。”

菲尔杜斯:“那么,我要做主人,不是奴隶。”

马尔祖格:“怎么成为主人?就凭你一介女流,一个妓女?你不觉得那根本不可能?”

菲尔杜斯:“没有什么不可能。”

故事快接近尾声,菲尔杜斯得出结论:性交易这类工作给了她最大自由和庇护。并不是说菲尔杜斯享受这份工作。即便是她来挑选客户,对工作本身她也是持有厌恶态度的。最终,小说以菲尔杜斯犯杀人罪被判死刑的悲剧收尾,一方面突出了女性不顾后果奔赴自由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二十世纪埃及女性的无奈与苦楚。

四、结语

性别是社会文化对男女角色及其男子气概和女人味的塑造。赛阿达薇笔下二十世纪埃及社会的性别由社会文化决定,女性被定义为荣誉的守护。最终,无权的妇女造就了有权的男性,造就了埃及男权制的社会。在性别塑造的过程中,男权制社会创造话语,并通过这些话语将包括荣誉、贞操、割礼、暴力等男权制社会价值观内化。最后,女性服从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价值观在二十世纪埃及男权制社会深深扎根。赛阿达薇拿起手中笔杆引导读者对女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认知。由于她的作品向来受到极大争议,阿拉伯世界以批判为主,而西方世界以支持的声音居多。不论褒贬,本文作者认为,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价值观必然会有所不同,东西方的评论都可能存在一定偏执。同时,本文作者认为,依照赛阿达薇一贯的激进风格来判断,虽然《冰点女人》取材于现实,但并不排除作者可能将小说形象的悲剧经历夸张放大以吸引读者眼球。所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客观鉴赏和评价小说的主旨思想和作者的创作风格。

参考文献:

- [1]孙桂荣.从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4).
- [2]戴雪红.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的理论透视[J].妇女研究论丛,2001,(06):32-37.
- [3]Fedwa MaltiDouglas,Allen Douglas.Opening the Gates:A Century of Arab Feminist Writing[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 [4]Barabara Harlow.Resistance Literature[M].New York:Methuen, 1987.
- [5]Nawal El Saadawi.Arab Women and Western Feminism[M]. Race and Class,1980.

基金项目: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2020年度)青年创新项目“纳娃勒·赛阿达薇文学创作的女性主义研究--以小说《冰点女人》为例”(6020310011S)